

◎非常记忆——

在副刊
这块田园里

前不久,一个报纸的副刊编辑退休了,他第一次约我到他家里吃饭。老编辑自己做了几样菜,很是郑重地招待我。

老编辑把大半辈子的时光,都耕耘在副刊这块田园上,我是那块田园上的“老庄稼人”,准确地说,他是我文字的园丁。老编辑与我喝得微醺,与他搬了两把椅子坐在阳台上,望着城里的灯火陷入了沉默。走出他家门时,老编辑拉住我的手说,今后,你也别叫我老师了,我也没机会给你编发文字了。我张开手,用力地抱住了他,喊他:“你还是我的老师,我记得的,是您的鼓励,让我这些年一直没有停止写作。”我看这个平时显得木讷的老编辑,眼里有了泪光。

这些年,我在报纸副刊这块田园上,收获着文字酸酸甜甜的果实。对报纸副刊这块阵地像老兵一样坚守,充满了敬意与感恩。

小时候生活在乡下,背着绿色邮包的邮递员常在屋后喊:“报纸,报纸来了!”那是生产队里征订的一份报纸。当年报纸上的消息对一个离城市数百公里的偏僻山乡来说,俨如“圣旨”般神圣。

那时我常在家乡报纸上读到“本报记者周某某报道”的消息。我在县城读高一时,步行去这家报社投过稿,甚至想去找一找那位老乡记者帮我在这家报纸副刊上把那首诗歌发表出来,不过最终还是怯于面子,没去找老乡记者托关系,我想凭自己的努力发表作品。

诗歌没发表出来。那年我16岁,唇边的小胡子已如玉米吐须一样冒出,文学梦业已萌芽却羞于见人。那一年是1985年,报纸、电视、收音机,是最主要的媒体硬件。没想到,此后经年,我与报纸副刊竟结下了不了情。

最初的那些年,我的投稿还是通过邮局,想象着邮车

穿过崇山峻岭,一道一道弯,车轮滚滚中有灰尘腾起,有古代驿路上马车哒哒行驶的感觉。从邮局投稿,我就掐指算着它抵达编辑案头的时间。那时报纸编辑也还是用纸笔编版。所以每一篇文字的见报,都带着匠人的手艺与手温。

这些年来,在文字田园里的耕耘,于灵魂深处的寂寞碾磨,让我的很多文字在各地报纸副刊版面上得以呈现。20多年里,山河故人依稀,我迎来了中年的凛冽天风,幻觉中有风雪漫漫,其实也有恼人的头屑飘飘,我的发际线如同城市的天际线一样,在拔地而起的幢幢高楼中一天天抬高。二十多年里,我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文章算起来也可出好几本集子了。可以说,从我在报纸副刊发表的文字当中,可以大致窥探一下我这些年隐秘的“心电图”。

在世俗的生活里,我其实是一个嘴笨之人,不善与人打交道,有时内心翻滚却拙于言表。不过在文字里,我有很强烈的倾诉欲,我靠这个来疏导情绪,求得更深地理解生活,同时也与自己的情绪情感达成短暂的和解。我对文字有着严重的依赖。这其实也是一种鸡汤灌注的私人生活。尽管我时时感到,我的一些文字表达与真实的微妙的起伏的多变的情绪情感有一些脱节与变形,但正因为如此,文字的涓涓流向由此宽大了情感的出口。

我与各地报纸副刊的编辑大多只是一种神交。我了解的一些副刊编辑,他们差不多把一生中的工作时光,把青春与芳华,都献给了副刊。想一想这些,心头备感鼓舞,也有陪伴的温暖。想起在一个副刊编辑微信里看到的一篇文章《你不屑一顾的副刊,却是我一辈子的操守》,编辑在文章里这样说:社会越薄情,人际关系越市侩,直抵人心的文字越有意义;时代的节奏越快,副刊的“慢”就越有味道,越有意义,它让人心“飘”起来,暖起来,静下来。

我认识的一些副刊作者,他们大多和我一样,只是通过文字表达着人生悲欣,望一眼世间万物生长又凋谢,在烟火腾腾油腻粗糙的生活中,寻觅一方让心灵宁静澄澈的角落;他们和我一样,在内心深处感谢报纸副刊开辟的文字阵地,让我们在那里播种,收获;他们和我一样,或许一辈子就写一点副刊文章,成不了大作家大气候,在去去来来迅速化为纸浆的新闻纸中昙花一现。但我们已感到很欣慰了,像一辈

子靠种地为生的老农一样,我们有一方田园的坚守。

在这个碎片化浏览占领大多数人阅读习惯的网络时代,一些报纸的副刊也随之凋零了。但我想,作为一张新闻纸,新闻版面是招徕读者的客厅,而它的副刊,是腾着袅袅香气的私家厨房。在那样的厨房里,有亲人们等你风尘仆仆归来后,在灯火下吃上一口地道家常饭菜。

感谢副刊田园,让写作者的文字,郁郁葱葱生长,也让命运的烟云,飘荡到更辽阔的世界里去。

文/李晓

◎人生絮语



痕迹

什么是痕迹呢?是落叶飘下时,它在空中留下的记号?还是嫩叶发芽到脱落这期间给大树留下的记忆?其实,这两种都算得上是痕迹,只不过是存在的时间长度不同,但它们都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留下了自己有过的证明。可能这个痕迹只有天空知道,只有大树知道。

人生就像一条匆匆流逝的时间线,在这条时间线上,总会有人或事或物在你的人生中留下一道又一道的痕迹。就像我出门看海,大海的波涛汹涌会在我心中留下一道痕迹,但大海永远也不会知道它在我心中留下了一条痕迹。

痕迹是美好的,他能让我回忆起一幕幕美好的画面,但那些画面总是一闪而过,让人难以捉摸。在这漫长的人生里,我又给谁留下了痕迹呢?我想了又想,却又想不到我给什么留下了痕迹。可能留下痕迹的人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留下了多少痕迹,留下了怎样的痕迹。

我时常会想起小时候一个和我关系很好的朋友,可是现在却已经很少联系。每当我触摸这道痕迹时,便会感伤,为什么两个很要好的人最后却只剩下偶遇时的“你好”?那他给我留下的这道痕迹又有什么意义呢?时间长了,这道痕迹会慢慢变淡,但它永远不会消失不见,它会永远停留在你的人生中,可能只是注意不到它罢了。

痕迹出现在人生中的每一秒,只要是你看过的事物都会在你的人生中留下一道痕迹。只是刻下的力度不一样,有些痕迹很浅很浅,以至于你会看不清它,但它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只是对于你来说它不是很重要,但它也留下了痕迹。

我想,每个人可能都和我一样吧,每当看到那些较为深刻的痕迹时,那个留下痕迹的人已经不在你身边了吧?而你对他的印象可能也只剩下了痕迹。虽然这些痕迹是美好的,但那个人永远不会再给你留下其他痕迹了。但你这样一想,不是他又给你留下痕迹了吗?想到这,我突然明白了,痕迹不就是一个一闪而过的瞬间拼凑起来的吗?那些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事物不管他给你留下的回忆是好是坏,他的出现一定教会了你很多道理。正是这一道道痕迹的刻画,才使我们的人生充满意义和色彩。

文/张尔昆

◎昨日重现——

老照片

周末宅家,我翻看父母与我们兄妹的全家福。那是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初全家人一起到照相馆拍的。这些旧相片可追溯到童年,属纯黑白、小尺寸,捏在手里供端详的那种,照片上的父母和我们兄妹或坐或站,最少也得四、五十年的那种,有相片薄夹着、已经微微泛黄了。我一张张细细地端详、品味着,回忆中弥漫甜甜的气息。

父母的单人照很少,大多是集体照,比如出席某次会议或参加某项活动。四寸的、六寸的居多,有的已经泛黄。我还发现两张母亲年轻时代的黑白小照,不由盯着想探究藏匿在影像背后的清新与私密。素颜的母亲端庄、幸福地微笑着,眸子里是纯真的憧憬。更可喜的是,其中竟有3张父亲五十年代初穿军装与战友们一起合影的旧相片,军人最英武的一面被摄影师表现得淋漓尽致,眉清目秀、年轻英武、手握短枪的父亲多么年轻,多么意气风发!我惊讶之余又惊喜无比,不禁滑稽。而父亲和母亲始终微笑着,不语。看着看着,就有经年老箱老柜中散发出的馥郁沉香,绕于心间,令人迷醉,恍惚中不知今夕何年。面对弥足珍贵的旧相片,我不敢再有闪失,当即用单反翻拍,留在自己身边。我喜欢父亲和母亲脸庞的那份淡定与从容。父亲和母亲生前很喜欢这些旧相片,常指着照片上的某个人对我讲起他们的故事,感叹时光的流逝。这些旧相片一直安静的躺在抽屉里,不

知不觉间竟伴随我长大成人,直到娶妻生子。

尽管光阴流转,风蚀剥落了影像,但人的记忆可是永存。旧相片中,我尤其喜欢看站在母亲身旁、那个大眼睛剪短发的小男孩的那张。那是甜美无忧的时光。常常想起母亲对我说:“儿子,不管你将来遭遇什么,回忆起来还有一段快活的日子。”是的,我骄傲,我有一段快活的日子——不只是一段,我相信那是一生悠长的岁月。

每翻这些旧相片,我总怀着特殊的情感。旧相片凝固了历史瞬间,会让人感到亲情从未远离。那时,父母年轻,妹妹们活泼,而面对镜头胆怯的不会笑的我,样子有点傻。那全家福、我与妹妹的照片曾被夹在书桌玻璃台下、挂镜框里上了墙供很多人欣赏。直至今日,我发现,纵然时间总以其残忍的方式为人间一切打磨,以至于天荒地老,亲人远去,温馨无觅,自然谢尽。而父亲母亲,其人其旧相片,却持久地美丽着,在静静地凝视中,成了历史最玲珑剔透的见证。于思量中觉出了悠长隽永的意味。我那时十二岁,眼神清澈,神思青涩;明显摆拍的姿势,配合那傻傻的笑容。初中毕业时,我就照了这样的一张黑白小照,现在回看又好玩又可贵。好玩的是稚气,可贵的还是稚气。时过境迁,才感觉到旧相片留下的念想儿最多。

然而,命运弄人,当我们逐渐成长,生活慢慢变好时,母亲却在65岁那年突然被诊断患上了恶性肿瘤。当时,我们一直瞒着母亲。在母亲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尽可能抽出时间多回家来陪伴母亲。1997年中秋时节,母亲溘然长逝。办理丧事时,为母亲寻找遗像成为一道难题。看似母亲有很多照片,但却没有一张称心的。大都是年轻时照片或合影偏多,最后找了一张相对满意点的镶嵌在墓碑上,大家看过后都说神形兼备。此后的无数个夜晚,母亲总时出现在我的梦里。醒来后面对寂静的夜,我会想道:在母亲短暂的生命中,我没有给她买过一件礼物,没有祝福过一次她生日快乐,甚至没有一次温暖而简单的问候。每念至此,我都如万箭穿心。而今,我已经把母亲的形象妥妥的安放在心里了。母亲的一颦一笑都将与我终身厮守。

2009年初春,90岁高龄的父亲离世,去天堂与我母亲做伴了。每年清明节,我定会去父母墓地静静地站立一会,感受墓碑上俩老遗像那仍能给我无穷力量的深沉注视。

一个镜头,就是一个故事;一张旧相片,凝聚一份真情。

文/林丛中